

貴州通志

貴州通志卷之三十八

藝文

傳

漢

西南夷傳

班固

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屬以十數滇最大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躋至滇川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不通因乃以其眾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秦時常煩畧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

開蜀故微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祚馬僰僮旄牛以此巴蜀殷富建元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以報恢因兵威使番陽令唐蒙風曉南粵南粵食蒙蜀蒟醬蒙問所從來曰道西北牂柯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蒙歸至長安間蜀賈人獨蜀出蒟醬多持竊出市夜即夜即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南粵以財物役屬夜即西至同師然亦不能宦使也蒙乃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地東西萬餘里名爲外臣實一州主今以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即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船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

誠以漢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爲置吏甚易上
許之乃拜蒙以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從巴
荊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約爲置
吏使其子爲令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繡帛以爲漢
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
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
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中郎將往諭
皆如南夷爲置一都尉十餘縣屬焉是時巴蜀四
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餉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餒
離暑濕死者甚衆西南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
無功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報言其不便

及弘爲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
言西南夷爲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
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爲自保就及元
狩元年博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市邛竹杖
間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可數千里得蜀賈人
市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誠通蜀身毒國道便近
又亡害於是天子乃命王然子柏始昌呂越人等
十餘輩間出西南夷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差
乃畱爲求道西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滇王與漢
使言漢與我孰大及夜郎侯亦然各自以一州王
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天

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使馳義侯因犍爲發南
夷兵且蘭君恐遠行旁國虜其老弱乃與丘敵反
殺使者及犍爲太守漢乃發巴蜀罪人當擊南粵
者八校尉擊之會粵已破漢校尉不下中郎將郭
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十萬
遂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
還誅反者夜郎遂入朝上以爲夜郎王兵威風諭
滇王朝滇王者其衆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莫
皆同姓相仇未肯聽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
城勞深靡莫西南夷君長以十數獨夜郎滇受王

印最寵焉

夜郎傳

范一騁

夜郎者初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聞其中有號聲剖竹視之得一男兒歸而養之及長有才武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見華陽國志武

帝元鼎六年平南夷爲牂柯郡夜郎侯迎降天子

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爲竹王非血氣

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今夜郎縣有竹王

三郎神是也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蒙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旣滅夜郎因留

王湏池以且蘭有椓船拜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

牂柯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生又無蠶桑
故其郡最貧句町縣有桄榔木可以爲麪百姓資
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遲保
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入貢光武嘉之並嘉褒
賞桓帝時郡人尹珍自以生於荒裔不知禮義乃
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
於是南域始知學焉

明

尚書黃公綏傳

李夢陽

尚書黃公封卽人也名綏字用章其先洛人高祖
克讓始徙封卽克讓生思豫思豫生秀秀生中中

生公初高皇帝兵起思豫掌太常寺以罪編氓沅
州已又軍平越衛於是平越封卽洛皆有黃氏乃
後秀裔金陵死中收其資簡重慶娶於張生公重
慶於是重慶亦有黃姓公生之夜夢老人抱嬰兒
曰送蹇尚書爲汝子長依舅氏張宗琦宗琦爲麻
城學博從如麻城歸如平越補衛學生正統丁卯
以春秋中雲南鄉試第五明年登進士第除行人
陞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出爲四川叅政陞右
使轉湖廣左使陞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進南京
戶部尙書改左都御史尙書仍舊公廉峻直執遇
事颶發正色山立卽重忤時輩弗恤智巧所避公

毅然肩之人率竊笑其不然亦以是獲名爲郎中
時人業以硬黃目之矣部堂嘗缺官八署堂印諸
寮事之卽猶堂官也亦才識超之之故譚千戶者
大猾也善懼權貴人嘗奪民蘆場顯貴人無敢爲
民直者公直之竟歸之民爲叅議督松茂諸倉兼
備其兵釐革宿弊擒豪惡數百人舉劾將官各當
邊賴以寧叅政如崇慶旋風擁輿不得行公曰汝
冤氣耶姑散予圖之至州齋沐禱夢翌日清其囚
無驗乃禱諸城隍夜果夢若有神言州西寺者寺
去州四十里邊路而巢山公旦起率州官吏兵往
詣寺圍捕之有僧少而惡詰之無牒使醋壘塗其

額曬洗之則有巾痕乃鞫訊之遂盡暴其奸慝云
寺後有巨塘凡投宿人則殺之沉塘中衆分其財
有妻女則分其妻女又攢典孳節陽王親也侵盜
官糧鉅萬數王爲之窟穴按之悉如法公雖錢穀
司然善摘發奸伏以是廩行境中嘗道川東青神
令望風解印綬去爲右使奏閉建昌銀礦許之大
益周主簿者嘯眾抄掠檄公平之公謂盜起於煩
苛宜少寬養而閹宦以方貢橫歛公抗不從閹擠
移近省陞左使時兩京工興徵銀二萬例派民公
以庫積餘充又勢豪馬快船債萬坐逼索又荆王
奏徙貴塚公悉不從省費巨萬又計餉僧繼曉於

見威惠大行繼曉之卒也勢焰灼人公私謂諸公
曰曉以妖術媚上遂奸眠食其之今避而反鄉名
指墓而實逃生耳乃令武昌府銅之後堂陽尊禮
之居無幾曉果敗檻送京斬之西市公在蜀嘗忤
閣臣萬安銜之三年六推咸抑公知之乃亦連疏
乞罷凡三上已乃有巡撫延綏之命首劾叅將郭
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葭州史知州等又計捕
豪奸張綱乃於是拔才能察幽隱問疾苦飭廢墜
申號令修器械嚴警邏節候望邊政維新公見飲
馬婦片布遮其下體乃悲以慚曰嗟乎士之貧至
此極乃驅之戰守邪於是令豫支米三月會詔發

菴寺公使沐尼解軍門給配鰥士人大懼悅無不願爲公使者及公去尼有攜子女婢送路傍者公旣官六曹益無所顧避威稜截然特旨改掌憲院天下方仰望風采公自以歷侍五朝中外凡五十年顛直岸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乞骸骨居無何疾作竟不起年七十有一所爲奏議及政蹟並所著文詩悉棄不畱晚嗜叅同契號精一道人國制文極於六曹尙書官之北斗天造不論夏蹇經綸悃愞太宗圯征全國是屬三楊公亮寅協熙績臺省坐臻太平君逸臣勞所謂代天之相英廟之遇文達畧以馬周吁俞一德

密畫顯斷萬幾積要局體一變成化間中良外植
三原河州單縣封邱巍然輩出居則岳屹動則雷
擊大事斧斷小細海蓄帷幄幸伎請劍必殛使見
之者畏聞之者憚斯其人死生富貴足動之哉然
較之天順以前則殊矣時與位不同耶委任權力
殊邪弘治中華容洪洞鈞陽靈寶陽曲盧氏金陵
安福咸稱名卿然志存納約行在精審苟濟其事
小枉安焉局體又變矣雖形迹罔暴義遵矯直亦
運數然歟自言路志伸毀譽進黜氣燄滿盛公卿
歛遜正德以來遂靡靡難觀亦諸人甘寵飾譽稍
有嘉美便立祠樹碑要歌徵頌鏤板鐫石惟恐不

流今信後也此意旣橫機巧自生工言論務彌縫
斯又一變然黃公爲左都則嚴甄御史量能委之
火其差簿於庭曰事貴得人耳資勞久近豈立官
署意哉當是時言官能毀之黜否耶斯爲政在人
耶抑時不同耶公焚奏草曰狃其嘉美視汲汲流
今而信後者又何如耶江淛食鹽錢鈔民苦包攬
掊勒呻吟公爲尙書力條其折徵銀狀以聞至今
行之便此其事比之汲汲流今信後者得與失不
較然白哉公年二十六舉進士始室孫郎中鏞女
也生子楫霖彬封宜人贈夫人繼室曾衛鎮撫宣
恭生子杞桓封夫人蓋終其身無妾婢云彬工

司務相光祿寺署正公卒之日皇帝驚悼不已遣

祭勅有司營塋墓在長葛縣馬陵岡

侍御申公祐傳

田秋

先民有言父生之君治之師教之天下之三本也故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於公盡之矣古之孝子固有冒白刃而赴親之難者若猛虎搏人志在吞噬非若盜賊之猶有人心也公以了然童子直犯其爪牙脫父之厄至九重震怒生死叵測當時寄言責擁重任者何限且環視扼腕莫敢擗逆鱗之威公以太學生毅然申辨無少難色非卓然不易之見定於中見義必爲之勇隨以發乎然公於親之

難師之難已致死矣而卒不死且濟其事終之以
土木禍始殉節焉或者有默而相之歟胡爲乎奮
其死於初年而炳烺砰訇以重其死於晚節也或
曰斯難也萬極同言何以異秦坑之慘雖願無死
不可得也噫以公之前事觀之則仗節死義之忠
固有素抱不待取決於土木矣夫豈猿雀沙蟲同
時俱化者比哉昔唐段太尉笏擊賊泚而死人且
以爲武人一時激發之行德宗在奉天聞其死輶
朝至七日當時宰相尚有難之者及柳宗元上其
始暴白於天下異議至今斬然矧公遠方孤士民
逸事而後太尉平時奉職守正樹立不凡之大節